宣祖 三

共二十

燃藜室記述卷之

宣祖朝故事本末三

己丑鄭汝立之獄

己卯黨籍丑

鄭彥信　鄭慄附

鄭彥智

李潑　李洁

白惟讓

柳夢井

崔永慶

鄭介清

辛卯時事　梁千頃獄附

卷

甲午追奪鄭澈官爵

吉雲節之獄

己丑黨人伸雪 鄭介清祠宇附

燃藜室記述卷之

宣祖朝故事

己丑鄭汝立之獄 東人己丑錄青點西人己丑錄紅點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來是夜命三公六承
旨禁府堂上入對復命入直摠管及玉堂上下番皆入侍獨檢
閱李震吉勿入以秘狀下示乃安岳郡守李軸載寧郡守朴忠
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全州居前修撰鄭汝立謀反
爲魁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告云云 分遣禁府都事于海西湖南
命下李震吉于禁府即汝立甥也 時政錄日月錄朝野記聞癸甲錄

汝立父希曾世居全州南門外初孕時其父夢見鄭仲夫生時
又如之親舊來賀而無喜色年七八與群兒嬉戲斵鵲雛從嘴至
趾希曾問曰誰所爲也一婢見先答其由希曾怒叱汝立是夜曾

兒父母出眷而兒獨宿汝立刃刺其腹見父母還則血滿席而兒
斃矣頓足號哭隣人會者如市汝立隱于暗處出曰無怪也此
吾所為不小挫聞者異之或以為惡將軍生其父嘗為縣汝立
時年十五六一縣事擅斷自姿官吏惟其言是聽帝嘗咄咄而
已娶妻于金溝因居及登第棄官改讀書以此名重一道至以
竹島先生稱之性凶悖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內外親戚無不
為仇敵隣有士族女青年喪夫財產頗饒無意再嫁汝立誣以
戶下樓強盜言于縣囚其奴婢乘夜強淫竟以為妾
氣魄威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滿座稱歎每言司馬公
以魏紀年真是直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堯舜禹相傳非聖人
乎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柳下惠
何事非君非聖之和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非聖之亞者乎

弟子趙惟正辛汝成等曰先生此等議論古今儒賢所未徒者

日月錄 朝野記聞

初汝立數被譴旨遁歸湖南朝廷每擬淸望 上終不許汝立素有覬覦之志及挫抑甚反謀益肆乃假托講學招聚無賴武士僧徒雜於其中見海西俗頑曾有林居正之亂未易煽海部事不遂與安岳人邊崇福朴延齡海州人池涵斗等潛相交結汝立見機事頓泄欲許爲變乃隱部署約束期以是年冬東西南一時舉兵直犯京師海西九月山僧有相應者僧義巖銅其狀密言載寧郡守朴忠侃忠侃遲疑未敢發安岳校生趙球呼會稱汝立弟子多聚徒衆飲酗蹤跡殊常郡守李軸掩捕問狀球知不可諱盡以逆狀發告軸以書招忠侃來會以信川郡守韓應寅名士可以取信朝廷乃以球請信川聯名狀報于監司

韓準密啓上變

汝立傳通雜術知國家將有變散京時作亂與全州金構於仁
隣邑之諸武士及公私賤通上下作契名曰大同每月十五日
合會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酒肉自家辦之飛簡列邑求請各
物丁亥倭變全州府尹南彥經請汝立計事一號令閭軍皆聚
會無鼓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定領將皆是大同契親切武士
賊退散軍汝立令諸將曰他日有變汝等各領所部一時來到
軍簿一件汝立持去

賊臣鄭汝立悖悍強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踔風敎李珥奇囑
其才延譽之遂踏清顯名聲藉甚珥卒反毀之。 上惡之棄官
歸全州憂憾不起武斷鄉谷潛謀不軌事敎自敍 浯溪記聞
汝立與池涵道及僧義衍道潛雷霄等往海西歷覧九月諸山

還至湖西觀鷄龍山題詩廢菴曰客行南國遍鷄龍眼初明羅
馬驚鞭勢田龍顧祖形蔥蔥佳氣合鶴鶴瑞雲生戊己開亨運
何難致太平先時有 亡奠邑興之讖汝立刻之玉版舍義
行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之游賞而得以時遇崇福朴延齡等在
座遂以汝立為應時之人又有讖曰桑生馬鬣家主為王汝立
其義術於後園剛桑皮境以馬鬣日久受含招陰人見之戒勿
山口而削之於是民間咸傳云日月錄 朝野記聞
先數十年天安私奴名吉三峯者勇猛絕倫為獷賊官軍每襲
捕輒逃脫名聞國內汝立使淫斗揚言於海西曰吉三峯三山
兄弟領神兵○入智異山或入鷄龍山又曰鄭八龍神勇人當或
為王不久擧兵八龍卽汝立幼號而不知情者疑為別樣人於
是海西行言籍籍以為湖南全州地當有聖人作興極濟吾民

自此國家太平愚民聞之眩惑喧傳
王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而兩眉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亦盖
時此子云供曰吉三峰多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當時間即李
恒福不能即書王男曰何不以如盤大石拳叩即破書之上同又亂中雜錄曰泚斗供爲身眷叩盤石四散如電故爲徒中之將云
泚斗本名景涵京城人好弄親事覺逃避改名稱解文字稱處
士嘗以汝立簡于謁守令監司李洸巡到順天泚斗投刺不得
黃冠道服乘驢以過拿致庭下以汝立書進洸遂迎揖待以物
外高士泚斗呈一詩曰僻居海東經傳幾遍郁知今日犯我相
公洸大加稱賞嘗題詩長興文帝觀壁上曰窟中豆粥光猶記
何况今朝酒一壺日月錄○泚斗凡所過諸人必以其人手筆題姓名居住年歲本貫于冊子名曰不忘錄
義行雲峯民之子自稱遼東人遍行列邑諸山曰余在遼東望

從來有甚於此者乎哉自不覺皆可得以誅之縱天寧肆之伏
辜已快於誅之旣斬首而汝立善陵遲處死云云故戮天網不
漏旣正國紀之刑聲情其欸戒與維新之典
十一月初二日生員梁千會疏畧曰臣家在湖南詳知賊情當
初自附於讀書之流其陰兄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瑛盛
渾負重名潑浩方其尊用宗敵引而薦之出入其門頊歿之後汝
立首爲倒戈與潑并爲樹黨忠賢之計原其賊之所以至此亦
有當陰之交通締結暗地相倚故汝立身雖在外遙執朝權唯臣
崇長養成使國內被惑然後陰屬銓官之親切者使國海西佐
幕之任以爲起事之計而禍不成則又屬其任之臣一時羅府
尹判官欲爲謀奪作亂之謀而朝臣隱其術中承望風旨初聞
此變尊爲其黨或以爲李頊弟子極意是事或以爲汝立爲人

忠貫白日至以韓侂冑為非惟其朝議如此故柳滂等力救猶緩
蹤滿大學至數上疏營救惟韓之宦遊罔不寶佑言者偃守
招京中相初往來者非備我也亦則鄭彥信令速痛扶罷不省
問恐釀端緖一向掩覆令逆賊之徒為死友相為腹心寄癡
李浩白雅議同宗親密如鄭彥信且舊者猶且伴食中書出入經
幄揚〻如平日門生親舊方且回慕而獨於朝廷[illegible]
問是王法獨行於疏賤而不行於貴近也又曰趙憲應上封事
切摩其近京熟本心實出於忠愛而得罪擯逐[illegible]逆賊之徒
甘心快意其創義國家擯斥士氣亦已甚矣宜亟還以慎[illegible]
言
竊意此疏若出於逆賊未露之前則可謂趙憲相[illegible]
方張之日諸黑煌師之時而撼散其中告西廳之言又從以自償

曰詳知賊情既非君子之所爲自爲身謀亦甚宜矣 姑亦天衍

士林生此狀罷輩以啓曰後翻覆之臣耶 緣日月

右相鄭彥信上疏自明答曰儒生之言何足 爲宜勿辭

吏判李陽元上疏辭職槪汝立黃海都事時銓官也疏畧曰貴

汝立平生不見面目其當差擬之際只循旧例云云答曰卿則

不然千會之疏乃臆之說予已知之安心勿辭

初四日禮曹正郎白惟咸疏畧曰 臣積戾辜見逐伏田里國有

逆變不敢寧居收召魂魄再入脩門仍陳推鞫之言益聞踪漏

臺諫循默之狀及金宇顒李潑李洁輩與逆賊交密徇黨殺

佐郎金憑家在全州與賊素相親密嘗救於公朝人心駭憤云

辦孤立邪議橫流賊黨雖誅餘憂未艾云云 答曰汝眞白卿

之子果有後矣汝之先卿老而不忘君左右於予汝則以年少

之人稱為逆在鄉由此則汝不及先卿處當此國危之時自今
以後更勿為予將用汝此輩情狀予亦盡得矣己丑錄政錄 錄日月錄
惟誠仁儀之予延兄惟讓　讓與三子騈首就
戮惟咸湯湯自得不一言以殺後累年繫獄終竄于遐人以為
天道有知潛漢記聞

傳曰自爰候之一日右相所為多有未安者然大臣之位予何暴
擧而刑於辭色自初推鞫睽瀰予固已疑斷千會之疏亦已晚
矣今反上疏以辨語辭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自
耶下封書於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曰𢡟𢡟時事欲陳支離
又有可笑等語知是而尚可謂之不親學不通書札修飾許多
辭說耶身為大臣焉敢面瞞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
書而念慮多也宜詳不及而不為耶予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

事蔓延逐下獄 語溪記聞 癸甲錄

潑初配鍾城路過安敬學語曰𢾾語李涵吾之負李涵多矣李
涵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失聲痛哭云
十二月初三日府啓行護軍洪汝諄陰險且巧縱恣無忌媢嫉
陷害是其常性到處陰刑賊殺人命其居官貪虐之狀難可勝
言鄭彥信付處傳旨擅自增減其情叵測請罷不敘護軍丁胤
福前校理宋言愼與逆賊交厚前佐郎金弘微極力推薦李震
吉縣監韓準謙前佐郎朴承宗前著作鄭經世引進震吉校崳。
史局而獄事未畢遽蒙敘命請還收啓曰依啓洪汝諄不允
獻納白惟咸劾洪汝諄不允汝諄女弟入內為嬪御翻月
初四日院啓水原府使洪可臣以逆賊交情素密與李潑兄弟
互相推奬請罷承文權知正字尹敬立素無名稱而忝史官薦

請削去依啓及第鄭彦信變作之初榻前面對之際已有營護
逆賊之意及叅鞫之時亦有終始眩乱之跡至以推治元告為
言設使獄事稽緩請遠竄及第任國老叅國之時附會彦信變
有營護逆賊之跡獄事踈漏亦由於此人請問黜依啓（鄭熙台南溢本）
（彦信以下作兩司合啓）
初七日趙憲擬典籍望傳曰不可輕易除職
初八日禮判柳成龍以名出於白惟讓之招（他作名登指疏）上疏自劾
答曰賊招何干於卿卿金玉佳士卿之心志可質白日予之知
卿者久矣
傳曰故參議李敬中為吏部郎時當逆賊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
排之不通清顯之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古人其追贈
判書賜美謚

上問逆臣曰汝立凶逆無一人知之乎柳成龍曰李敬中嘗稟塞
其銓郎之薦其時臺諫反駁敬中矣 上遂命特贈其時臺諫
鄭仁弘白光玉削爵 日月駁仁弘遂與柳有隙
初十日傳于右相李山海曰逆賊出於縉紳之間此大變中之
大不幸也言官論劾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像似有波及
之漸甚非予所喜其或從然相從此人之一常事也若乘此機或
乎日言論者皆指以斥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卿可力止之
不聽則面對即啓周旋鎭定
持平黃赫避辭曰自 上下相臣之敎其設鎭定之意至矣今
者逆賊還出於一時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獎甚力其聲勢醜
威此變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言官擧所聞次第論列其可也
之患臣等亦嘗有慮況四五年朝著不靖杖司之類一鄭澈

弐

一節至於師友姻婭之親先被中傷皆屈膝而不敢言矣今[illegible]此更化之始孰敢以言論異同當時傾軋以爲自陷小人之罪轍也雖其間如有貪虐大段無狀之人則不得不隨衆發言欲陳達大司憲權滉答語不遜待諸臣如郎吏云云大司憲權滉掌令尹暹沈喜壽持平申磼皆避嫌義赫欲駁洪汝諄而滉不從也 上命遞赫答滉避辭曰赫之言不過欲行而其心已露予安得不遞 時政錄

十二月十二日樂安校生宣弘福招引李潑李洁白惟讓又曰李震吉得讖書於柳德粹處潑吉惟讓再拿杖死李汲德粹亦死杖下 乙丑錄○掛一錄曰鄭澈使醫員趙宋宣陰嗾弘福弘福臨刑日吾罪固當死信聽宋宣之言陷無辜之人愳恨奈何

金堤郡守李彥吉善山府使李德粹叅奉尹起莘叅奉柳宗智

下使之言也旣使之言又從而罪之則不幾於誘人而陷之

乎大抵人雖妄矣而必有士氣則人主未嘗惜之又以其進一

狂士則將先其中正者而摧沮也言雖過矣而志在憂國則特

君未嘗罪之者以其罪一過言則亦必混其忠實者而竝遏也

上優答從之

十五日趙憲狻還中道上疏 湖南儒生梁山璹金光運上疏皆

指斥時宰 傳曰此數人陳疏盡斥朝臣而獨贊右相鄭澈以

下數人自以爲直言反露其狀可哂也趙憲奸褁尚不畏戢輕

蔑朝廷必將再踰摩天嶺耶如此之人不棄 上曰汲汲收敘

吏曹判書洪聖民適差

憲常言汝言必以逆至是人問何以知之憲曰汝立常於榻前

頓有不好底辭氣 上曰汝立多氣不合近侍熟視久之汝立

殊無惶色及退後階又澄目回視此非逆賊乎（日月錄）

特以柳成龍為吏判權克禮為禮判

朴忠侃刑叅李軸工叅韓應寅戶叅密告人李緩姜應祺堂上

趙球拜正閔仁伯拜禮並議錄勳朴忠侃啓請並錄推鞫諸臣

錄平難功臣兩司論其太過（己丑日月錄）

上怒趙憲不已謂憲前後疏皆出於宋翼弼兄弟指嗾命刑曹

捉因窮推反主逃躱之罪（時政日月錄）

命朴忠侃李軸以下及推鞫諸臣並錄平亂功勳兩司論其太

持平尹泂啓辭有曰先朝錄勳亦有改之於十年之後者曷

若正於厥初之為愈哉云云（時政錄）

十六日左相李山海待罪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試予心故歸

朝廷之計不知難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既已面諭

而如是啓之是困我也山海復陳劄答曰昨聞卿先出於窮蹙
痛其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作朝廷而其意實在於
卿予不勝痛憤卿忠慎寬厚量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
龍學問純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
及其薦一予明知兩人為國柱石為士林領袖予平日素所倚
重而今奸人乘國有釁必欲併去卿兩人視予為嬰兒弄於掌
股之間予不勝痛憤必欲得其指嗾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
中之舉他不暇顧也
先是高敞人吳希吉從學于汝立及聞汝立誣作李珥成渾乃
為長書列數汝立詭慝之状而絶之 上得其書於汝立文書
中及見全羅監司所上汝立門徒被囚案有希吉名特命放釋
日此必奇士予欲官之令政府議啓 上曰丁亥年間奸黨充

作邪說肆行李珥成渾為其所擠雖朝廷之上無一人救珥渾
而作汝立者希吉為能於此時貽書作其心術良用可嘉不可
不襃遂除叅奉
長城進士鄭雲龍有鄉行縣監李啓謙學敎士邀雲龍為師長
一日汝立移書於啓謙得係需備及列邑啓曰吾與此人無一
日之雅豈容致書求索且數責徵如上司號令乎遂不答以書
示雲龍雲龍曰此人時學李潑兄弟亟稱之故一再見之近聞
其居家處事多凶詭今見此書益驗不絕此人必有後禍遂以
書并與李潑而絕之至是 上得其書下敎襃獎特除王子師
傅
時三司請治辭連人太學生李春英等乃主陳疏之意且欲鎭
以為鞫獄非儒生所知必欲陳疏則當以明敎化使亂臣賊子

知懼等語主意疏中略不堪擧辭連人名字識者以爲得體以下疏辭

庚寅二月十八日命罷領中樞盧守愼職 傳曰盧守愼於甲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乃以金宇顒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而進此無非奸賊之輩披見其薦記不覺髮立古今安有如此大臣乎夫守令犯贓乃坐擧主此何等事而爲臺諫者褎如充耳公論無也此卿予所優待而興亡所係不得掩覆朝廷從公論處置

左議政鄭澈右議政沈守慶回啓伏覩 聖教盧守愼事不勝驚悚守愼家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所當盡心王室爲國薦賢而其所薦者乃多逆賊流輩方邪議横行釀成逆豎辟勢之時未嘗以一言禁戒制伏而一聽時輩作爲及自薦擧其罪固難逃矣及其變作之後猶未知待罪而惟以歇後雜語泛然陳啓

論未安若以大中為吉。則妄交逆賊心必悔悟以為奸人則志。
其賊親厚之跡猶恐其見著爲賊湯泣蕩不近情僭議遂止及
愼遹臺諫論啓殺之(安邦俊所記)
四月初一日諫院啓汝立包藏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銓曹
曾擬金堤郡守黃海都事以副其願求之計幾至變生不測臺
愼請罷啓曰驕橫不允蓋山海李擬金堤李陽元擬海都正言
黃愼主論劾之(時政論)李山海辭職批答慰諭備至
五月全羅監司洪汝諄狀啓羅州鄕所所告鄭介淸與儒生趙
鳳瑞往[illegible]汝立覲基之地云云因於州獄未幾臺諫陳其與賊親
厚及排節義論二事拿鞫(己丑錄)
時介淸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内汝諄以眞僞訪于羅州學首
彭年以爲的實(混定錄)

鳳瑞愛學於介清者

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虛名薦爲本州訓導至於再任[illegible]壬
抗拙不能隨時俯仰小學四書近思等書勤勤教誨[illegible]
其中服揖讓進退或有怠慢者罰之以撻其中嬌虛不樂被[illegible]
者嫉之如讎如校洪千璟則至於面辱臣自度誠意不足以生
感人人亦不可與爲善而爲亂故其後又爲本州書院院長含
惡者一二人不告于主擅削院長終必欲殺之自適變以來賛
鼓譸張羅織搆陷無所不至丁巖壽疏以臣所著東漢節義晉
宋清談一節指爲排節義又出通文謂臣托身於尹元衡沈通
源家創出無形之言猶恐以此不得死致令者又以臣與趙鳳
瑞偕往汝立觀基之地任意增加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
之狀昭不可掩臣與汝立雖在同道一不見面乙酉以校正郎

盤錯賣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爲士類殲滅國隨
以亡之禍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至於明其明德
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入道正紀綱
立雖欲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臣之前日所論節義
清談語雖未瑩其實有意於培養節義之根本而反以謂非節
義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冤無所救明者也
介清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膓鄭澈啓曰觀此書札介清其
逆賊締結正是不虛且所作排節義論惑亂一世濟以節義爲
排則必好爲節義相背之事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妄言欺謾
基之事一句稱寃至欲與鄭汝立等一處憑閱似爲不實而排
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答
曰依啓刑一次後請加刑命照律初配渭原臺諫更啓改配濟

阿山堡六月到配七月殺己丑錄
介清再出於獄僧性熙招有拿命而介清之死於謫中矣難之
五月性熙文書中有密記 上問曰此密記汝何得之性熙供
曰某年往汝立家謄出藏置矣 上又問其時汝在獨在乎性
熙供曰座中有二客其一忘其名其一乃前谷城縣監鄭介清
示於是介清遂有拿命
殺母年望八十維子纔八歲俱死於嚴刑之下殺母臨刑怫然
作言刑法之濫過殺子招曰父平日教兒者入則孝出則悌道
賊之事非所聞也 上曰此言豈堪出於此兒遂並斃於杖下
日月錄
洁嬌洪可臣子梲金應南子命龍俱為壓膝門生奴僕盡爲嚴
刑無一人承服者己丑錄

汲洁潑之子長年十一季年五歲皆殺死潑母至於壓沙雖乙
巳芑元衡恣行凶威未有如此獄卒莫不流涕卄一錄
十六日全州梁洞梁千頃上疏論鄭彥信護逆之狀傳曰彥信
欲斬告之者說公然發說於鞫廳中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朝廷
無一言今因儒生始得聞之是亦可怪之事也彥信身爲大臣敢
肆欺罔其兄彥智即效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不勝駭慄鞫廳
回啓彥信此說傳播已久不以上聞臣罪大矣既已現發不可
不問即招他大臣議罪依啓時政錄作六月十九日
臺官回啓曰梁洞等疏出於草野荒僻之中不無有聞不實之
語至男發口爛耳乃其一也然鄭彥信斬告者十餘輩之說曾
播都下臣亦有聞果如其言此乃反獄手段其爲罪狀固難容
貸此一款請招問參鞫諸臣然後處之如何己丑錄

十六日命招承綱大臣領府事 上問之金貴榮曰五月間韓[illegible]
高聲不得聞李準曰此處稍遠不得聞俞泓洪聖民曰彦信以
為此實無根之言若不治將不勝其紛擾斬如此出言者十割
餘人則浮言自止云云臣等力排矣李山海稱病不來
十七日 上命問啓日日久不能分明記憶而該司狀啓不准
為辭蓋啓辭悉具由意意更啓事因啓時彦信之言似發於此
時矣 同上
十九日大憲洪聖民啓曰當時之事可駭可痛者非一非再持
兩端者居多如微臣者雖倡推官時或出言人皆反目以視臣
與俞泓相顧咄咄彦信發言之時臣實抗之李山海亦言其不
可顧語臣曰吾見吾判尹同彦信再三唱說則山稍屈曰更海
愚之以直截言之則右相之言是也俄而彦信請推黃海監司

臣言其不可座中亦有言之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曰不得分
明記得者沈沿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致此也然不能無惶焉之
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爲臣有此病不能達於推
鞫之時又不能陳於論罪之時厥罪惟均請伏司敗之刑云云
答曰卿旣親見何不卽言而今因儒疏多費辭說甚不合理人辭
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豈可因一人之言而欲橫逐於他人
乎旣爲辭職係啓傳于政院曰洪聖民啓辭內欺罔之事政院
議啓回啓曰以文辭觀之似指山海以爲厥罪惟均之語觀之
則恐是自責之語也遂命招聖民問之聖民對以自責己過而
已
正言黃愼避嫌啓曰邪議橫生事機之危間不容髮苟非聖民
兪泓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將何如也傲曰聖民之言未有深

當不猶愈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已譴責之嚴不如於汝
而反加此臣恐依阿觀望者因是得志而忠直之言無路上聞
也彥信所言同臺皆聞之而李山海獨以為依俙記憶此雖傳
稱耳聾者不同已非直截之言而又以劄辭自明前後其辭大
臣告君豈容如是云云 上震怒即命遞職
二十一日特拜洪聖民慶尚監司黃慎高山郡守己丑日月錄
左相鄭澈以雖未親見鄭彥信款斬昔者之事傳播已久聞之
亦熟而因循含默終未上聞請免 上曰勿辭
領相李山海辭免 上優遊曰卿何遽有此呈辭耶百計國卿
之態予已知之矣雖萬人攻之不可信也吁卿去則他相亦不
能自全 呈辭斯速出仕則多事好矣不然人
必有擇之者矣 藥圃時政

作臺諫只是作黨比陷人乘時肆行者而已
二十六日傳曰李徽壽初出於鄭絹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
又出於西伊之招同参事狀不一而足況其平日賊逆締結
綢繆合為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往來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
矣刑於此則當治何人乎春秋討逆之義身無將殺時無古今
徽壽事狀已著證據已悉宜依律處斬議啓逆賊分送其鬼於
鄭彥信之說設使其言十分的實柔蒲一哂彥信聞之亦必不
服長箭一部欲何為哉況其疏語誣罔自也此不足問不可以
此刑推也但趙綱■以逆賊移書於金壽元為辭是逆賊欲與子
弟入學則交友之當道者非一何必傳囑於己為永絕之齊元
果可逆理乎當此人心極險之時恐有意外叵測之事切不可
惹起獄事大抵堂堂國家因其方外儒生荒雜之說推鞫刑推

大傷事體必有後弊不如置之趙綱除刑推放送
二十七日領相李山海身病出仕傳曰鄭彦信之罪禁府已爲
而卿在告故未及議斷彦信前後罪狀極爲駭愕而今因伏音
儒疏有所加罪則事體未安恐有後弊已竄海島臨年將死不
過爲一老賊耳何必加罪予意不如置而勿論
啓二十八日潑等俛事收議李山海議臣之愚見亦與禁府回啓
之意無異而罪狀若此恐難輕議沈守慶議不服既死一從回
賊口援引斷以同參逆謀之律恐或未盡於刑政大體金貴榮
議隱諱罪目只係於親密綢繆別無同參逆謀之事云云傳曰
鄭彦信使禁府前日取稟勿論事言于禁府李潑等逆賊之狀
昭不可掩此而不討則王法而廢紀倫滅矣令禁府更議施行
二十九日吏判柳成龍拜右相崔滉拜吏判

委官啓曰李徽之罪狀著已久誅討之義 上教至嚴臣等昏
昧國難容贊吊前啓 上閣署陳所見諸收議但大臣而其所
獻議亦以輕舉為難爲收廷議得中云云 答曰若不可為
之事則予於小小刑政尚且慎之已死凶醜予何必強欲加罪
討逆天下之大義若如議者之說則聖筆不施誅戮於百載之
下而王敦終免詭斬於當日矣
六月初一日二品以上收議大槩當初既不承服而斃以證據
擬罪據加重罪為未穩
二十三日開門後委官密啓禁都自門隙自入啓鄭彥信締結逆賊
欺罔君父不但負宗社蔑君父而已崔鄭為腹心窩庭云云夜
四更都事李培達拿來事出去七月初五日拿來以大祭齋戒
不得三省初八日委官啓曰推鞫事體恐不當與凡罪人同大

臣鞫於三省無前例可據其他大臣同爲收問何如 上命他
大臣議啓沈守慶議大臣推鞫雖無可據之例不可不推鞫則
似不異於他云云李山海議執有大臣承命推問雖不異他員
同參恐爲無妨柳成龍議前所未有之事恐難創開 上命禁
府考啓大臣推鞫前例禁府回啓曰推鞫本府未有前例康純
因南怡之招鞫於親臨皆非三省可鞫此外無可考之籍
十五日掌令張雲翼持平白惟誠啓曰伏見大諫沈忠謙司諫
吳億齡避嫌之辭只擧鄭彥信欺罔締結之罪無一言及於斬
告者之說且曰因其已著之罪而定斷其律令無可處之道其
言其實意所未曉斬告者一事豈不緊重可鞫之語哉若曰因
已著之罪而斷定云則彥信罪狀已著於未竄南海之前討惡誅
罪自可加之於謫地何必啓下備忘傳示大臣三司而更爲拿

致哉既而拿來則豈有不爲鞫問遽先斷定之理哉忠嫌爲雖
曰自己引嫌而不無裁節緊語鮮釋大罪矣云云李憲孚爲
民掌令申礫議不同避嫌命遞職
十七日傳曰闕庭推鞫
十八日蘇情入啓初下賜死之命諸大臣回啓曰我國曾無殺
大臣之事云云傳曰仍因從容處之同上
彥智在獄中聞鄭澈出仕親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皆生矣彥信
加刑命下之澈將啓請伸解領相不答起入殿而右相亦推但
於左相澈遂具啓草闕即入稟領相領相着遐愈果白入啓之
際承傳色已到領相始出來驚曰此何啓耶左右視而後傳啓
人莫不恠愕語塞
十九日兩司啓請庭鞫啓果二十日始允四更刑一次二十二

日甲山定配兩司合啓請更鞫至八月初九日答曰何如是[illegible]
執手彦信為人不過不學無識自不覺其陷於大罪耳逆賊哉
先殺彦信則彦信之心從可知矣令若 為更鞫 致斃則
必有殺大臣於殿庭之名上下相持之際又或病斃則又大有
匿下獄病死之名皆為不吉云云九日停啓三更出獄門
傳曰柳愛井為逆賊所深詐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illegible]判
職逍遙一閒人使之高卧鄉園花朝月夕與野老爭席則其為
失刑莫此為甚委官請拿鞫（日月錄五月十三日下拿鞫）
六月十三日柳愛井推案入啓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
者雖重必釋飾詐巧言者雖輕必戮令愛井與賊締結之狀聲
著亦知況其事狀昭著於簡札中乃敢以萬無納招肆行欺罔
侮弄朝廷極為痛心但將來亦有可訊罪人愛井姑勿加刑丑已

日錄

凌辱河圖三十餘日更加意刑何[illegible]御許甲辰錄

除守令湖全唇乱與召募使從事官洪麒祥倡義於安城全州

等地之討戮特擬軍資監僉奉湖上疏辭職請復文官甲辰湖

寃上疏伸雪蒙允

庚寅二月憲府啓前司畜崔來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彥信通

書中所謂崔孝元亦指此人參謀相厚據此可見請削職未啓

不允日月錄

六月初二日正言李洽啓崔來慶與逆賊最爲親厚請削僉官

爵答曰崔來慶予不知何許人逆賊交結則無現著可據之事

置之未爲不可不但奪爵後允之己丑錄

六月己日依八月全羅監司汝洪醇密啓吉三峯乃崔來慶云一邊

移文于慶尚兵使梁士瑩則士瑩因都事許昕監司金粹等之
言先已逮崔矣鞫。請啓廳鞫問于汝諄汝諄引洛源崇訪趙應
麒應麟麒引克全寬克寬引姜海涀改名梁千頃鱠集西
姜涀梁千頃等以吉三月年為崔來慶言于趙應麟應麒報于監
司監枚擧狀啓拿來推鞫云
崔來慶供曰臣以孤貧病無田可往居城中先入弊廬四十年
癸酉年為虛名所誤濫授六品從分難堪即下晋州杜門屛息
二十年今者不幸為奸惡所搆陷臣性本愚頑不能隨人俯仰
為世所憎嫉久矣今奸黨以臣與逆賊相交指以為三[illegible]臣與
逆賊不知不交國人所共知丁丑春于上京逆賊因[illegible]來見
哭泣之中但一見面忽忽[illegible]裹臣若不直達則人無有知者而
何敢以一身死生欺罔天日乎臣若與相交則逆賊文書中豈

無一度書札乎吊喪時觀其爲人狡猾太甚故臣嘗戒安敏學
李潑善勿爲親厚且萬壽洞之說平生所未嘗聞年過六十杜
門屛跡之人五六日程豈有與賊相從之理鄭彦信簡札自以
崔孝元云尹起莘簡札有曰崔文云臣不知其中所言而必是
浮雜之輩自相告語於臣是非萬無干涉況三峯之號元無渠
氏人。號必以平生工夫意所在或以所居山川爲號臣所居爛
沮如澤畔有何據而爲此號況三峯者奸臣鄭道傳之號臣豈
鼓蹈態以自汚乎奸黨之輩萋斐成錦粘榜街巷或誣引傳說
終至於殺人誣告必欲殺之而後已云云一身何以自明所謂
者惟天而已
永慶供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自　上下逆賊與永慶書數紙
乃某年以後書問何敢罔永慶供曰老病昏罔初不省也然臣

則實無便不能作答矣鄭徹曰老人答或忌之若無賊文書中
無集答書則可知其不妄矣永慶遂得免刑（日月錄 魯西集）
上又下一詩于鞫廳曰永慶篋中有此詩乃渠所自作此何等
詩耶（詩凶）其詩末句有牛溪一夜風雨生仙李根揺有髮僧（同上）
永慶供臣本不能書今見此詩所書字體茫然不記何人所書
且不記何時得見此詩臣平生不解詩文亦不喜詩稼事此豈
臣所變生之後人皆去文書且聞崔三峯之言亦已數月臣作
心淡然無所犯故不敢焚去文書安而待之耳臣之所知惟李
魯能詩喜道人詩句恐此人聞此而傳送今觀其書非魯所書
逆賊通書事臣當初納初專不記得故不即并達逆因李潑賊
来見事他人不知猶且不諱豈獨諱此一張詩自陷於欺罔乎
臣非欲探朝廷事臣常時辞說不能婉順見嫉於人常患多知

昔年鄰下鍾樓懸名詩也非渠作無疑也 上曰分明是永慶之詩然姑停刑既已宥放 建傳曰永慶自以為處士身居林下連通權貴遂執朝綱以其弟目不知書者至於臨民之官亦見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於是諫院啓請更鞫憲府啓請遠竄 日月錄曾西集諫院是武李尚吉 憲府執義宋象賢掌令張雲翼

俞泓黃廷彧具思孟洪聖民南彥經澈之辭勢相依者也白惟咸具宬張雲翼黃赫李洛柳弘辰澈之鷹犬也咸稱其門下英宋翼弼翰弼澈之腹心也牛渾兩公士林之領袖學者師之興起斯文頗有力焉只緣僻於所親為澈所惑終始扶護澈亦有所恃而無忌憚至殺處士而無一言 錄止一

九月初九日 𦔮諫院啓曰永慶越境相從之說出於何處言根根詳啓

初十日諫院啓曰以逆賊簡札所謂頭流約觀之其平日親
密無擬且逆賊來見承慶判官洪廷瑞言於都事許晰云云備
洪廷瑞許晰崔承慶等因承慶供此禍之作往在丙寅丁卯年
珥之出據世咸謂古人復生臣獨疑其不然厥後或以臣有
見之明於是珥之憤極矣倚藉門生不容於清議指臣爲慝
興訛造訕粘榜街巷終至中外合說幻出無形以逞此極人寃
書札皆投烈火臣則得聞三峯之說已過三四朔而此心淡焉
凡雜文書不投火云云許晰指引監司金睟俞跋院指睟間之
引晉州訓導康景禧洪廷瑞列邑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刑一
次後放送承慶死於獄中錄乙丑
憲府啓曰禁府不嚴使罪人得以自盡色郎廳請罷依允
都事康景禧以不謹救護鞫請啓罷

鄭弘祚入來之日永慶即殞人疑其恐懼而死去[illegible]里

永慶招晉州判官洪廷瑞居官多有不協人意欲其為人累請見不許以此做作無形之說臣病不出門已久安與汝立相會於七百里之外云云鞫廳請拿廷瑞廷瑞蒼黃失措謂監司鄭弘祚曰此言得聞於汝汝無隱諱弘祚大驚曰何以發此言余之寤寢所不知之言何以及之於余廷瑞曰余聞於汝汝無異言汝其我禍福同事則富貴共之鞫問弘祚曰距某家六十里雖有此事何能及知崔某杜門不出閭里不知動靜况在遠之人乎刑二次放之廷瑞知其反坐以毒酒饋永慶永慶即死廷瑞得免鞫錄一

永慶在獄嘗病委官遣醫診視永慶徐縮臂曰這病非委官所能治終拒不時自　上聞其病危命罷主刑卽永慶雖久繫

常危坐未嘗欹倚一日顏色揚揚如昔食罷神氣遽覺耗耗非
士吉者同係膝傍人皆驚惟家人欲試之請寫一字(冊一紙曰願子請言後事)
來慶徐起大書一正字字畫已訖顧士吉曰公能職否有頃而
卒(寄菴行狀)
初賊黨皆言吉三峰為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為次朝廷逐尋吉
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送者前後無限其時賊黨有李箕李
光秀等或言住晉州全吉三峰家則三峰年可六十面鐵豐肥或
言三峰年三十體長面瘦或言三峰年可五十餘鬚長至腰面
白而長其後全世謙言三峰非上將乃賊之卒徒居晉州年可
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賊言三峰本羅州士族
朴又長三峰言非吉姓乃晉州私奴崔三峰云不久外間浮議
紛然或言三峰居晉州年六十面鐵而瘦鬚長至腰體長或

言三峯乃崔永慶或言前一年有士人過全州崩場洞有賊萬
餘聚會躬候永慶首坐次坐云云等語恒福聞而怪疑曰諸
賊所供各相不同年歲老少形體瘦肥前後皆異今乃增出諸
賊供中與永慶相似者數語輳合而爲云一賊所共供然可疑
永慶此非外間悠悠浪傳必有明知鞫獄曲折者巧爲構捏驅
永慶納之於三峯而先播浪傳使之熟於人口及其就獄恒
福爲問郎鄭澈爲委官一日澈退歇後廳恒福閒進澈恒福
曰自己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永慶爲三峯者今無端
以道聽拿國慶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辭其責
澈大驚曰我與永慶平日遂以論議相爭豈至於欲相害乎出
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恒福曰非謂相公陷之知其無根而坐
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逆獄固當鞫獄推官固不敢一一伸

理至於永慶囚中之尤無根可名者且是爲之應王前可不效

徹曰我當極力救解再鞫之日永慶畧陳而言且又直告其實

論之由鞫畢徹退後廉招恒福色頗怫然可見其所言是何

言也君之崔公甚不好也恒福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

言君之崔公萮相公不悦者無乃言及時事耶徹曰然恒福曰

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永慶之所以異於時輩者以其論議

不同也再鞫之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吐前日所

見強爲諂說以冀幸免惟當前永慶也今之所供不爽初心所

以爲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今之所鞫者只問三峯與否論議

同異何干獄事推折然曰今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又曰我已

得救崔之妙策矣劃草已具且與柳成龍約若刑推命一篇名

捄之則皆諧矣恒福曰柳相果有是約耶徹曰已成令當見其

後因公事到成龍家極論崔獄之冤成龍只答數語恒福因言
大臣不可不救成龍曰如我者何敢救解恒福累累極言成龍
乃言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慎言恒福曰余
見崔本無半面交誼誰敢疑跡成龍曰世事不可測第恐波及
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 白沙集己丑記事
許眉叟著守愚遺事曰白沙遺稿有己丑錄載先生冤事甚
悉後其子孫聰用事言正之有僞作己丑錄行於世云謹按
此非尋聞文字何故逸於江陵板而追刊於晉州乎以此未
免一邊之人疑惑然鰲峯羅川延陽諸人不是無狀之人亦
何忍爲一松江創出其師所著之文以負其師耶 鱗西
善山人金宗儒學於成渾諸弟子私淑宗儒指渾所之斛渾
默然久之曰其人偏僻亦言或自號三峯云宗儒退而咄咄

曰守愚死矣相國澈實主獄而來慶弟子深咎渾以此也掛一錄　士人李士謙永慶弟子終親而始愛學者也親自殯斂出於至誠掛一錄

永慶文書書中李黃鍾書有極詆時事至以逆賊為士林之禍於是獄事遂重命鞫黃鍾刑訊致斃　白沙錄　日月錄

永慶之弟餘慶蔭官在京以譴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　上惡之刑一次而斃　日月錄　掛一錄　日新寧縣監崔餘慶　后室語錄　慶蔭官乃饒工監役

十月以李潑等事命招大臣及禁府堂上議啓同日二品以上秘密收議入啓　上曰李潑洁汲等按律定罪事在不疑而群議如此當從群議不籍沒不足以嚴討逆之典李潑洁汲白惟讓曹大中充籍沒

時掌令張雲翼難之啓曰東人每以交結戚里排斥之交結逆賊其罪何如請施其夷三族之　上曰掌令之言是也修撰法

許筬啓曰以其治亂法其足以成獄 聖朝何用秦法乎其議雖
寢然慘酷之刑始於此矣 掛一錄
李黃鍾至誠事永慶永慶拿來後中庭沐浴禱天黃鍾危簡在
永慶文書中寄朝報亡金子昂時入爲副學洪時可 聖民爲慶尚
伯時事可占筆在數年前而見忤於澈死之 掛一錄
李彦吉爲金堤郡守時運上倉穀十餘石題給鄭家鎭安縣監
閔仁伯告彦吉備給百餘石以此死之 掛一錄
申湜名在汝立門生錄逮被供曰曾與逆賊一不通書云 上
下書名湜字一張湜曰南中有鄭湜者又下其表中間札長姓
名者一張刑一次 日月錄 在瀋陽時與申傳鼎同處傳鼎方言松江敎與之相好而厭斎不善故薄陋云
可大笑也 石室語錄清陰
韓百謙奴震吉屍金憑逆賊磔尸時涕泣云甚啓受刑各一次

上同恩杖死自誣定案
於閭純官至戶議撰一錄

佐郎金應貞鄭賊不相得成隙有風眩日寒觸風流輒涙鄭賊僇尸百官序立適日寒涙流曾與白惟咸有隙惟咸以為泣搆救之自是朝野側目語漢記删

初鄭澈聞逆變自高陽入城李貴與辛慶晉皆往力陳公平頗定之意曰亡師平日為台監看々今日舉措若失上望則必累及亡師澈曰吾輩之言正是吾當盡力行之未發澈代鄭彥信為相不能鎭定以致狼狽自此數月貴不為往見澈於路上逢貴遣吏固要相見貴與成文濬皆往極言時事曰公不用吾輩言以至此雖悔曷追深以累及亡師為恨也澈深服貴言而已無及矣延平日記

壬寅七月朝講兵判申䃏啓曰每欲仰達不得矣逆獄時鄭澈

齊啓曰賊言阮湖南之境截海西之只義兵從嶺南起回將社
稷矣云掛一錄曰嶺南大賊猖獗未慶 上以小紙答曰聞此言者必須此謀
誰為告變所為面啓臣以問事郎廳封書折於澈前掛一錄曰澈方與惟
咸亂飲醉倒失措云耳 澈深以為悶不知所答乃曰此言人人皆言君亦
聞之耶臣對曰吾則無所聞澈曰此言奇孝曾李善復言之故
聞之矣臣曰此事重大不可不詰鞫親啓云又書啓不書奇孝
以李恒福書啓恒福澈自言故聞矣今又書入吾意可悶云云
銀甚一錄 掛一錄曰澈曰忠義衛某人告變所拿致
刑二次而死忠義衛即澈壹妾孽女婿卜之夫也

己丑黨籍

鄭彥信入相 鄭慄

鄭彥信自鳴之疏乃其子慄之作也故及 上命下宗祿洪彥
智彥信門生千餘張于政院騰書後還入國此彥信大被重律慄

臣欲刮其面 上微哂曰晚矣錄掛一

潑賢懿有長者德業以好使氣論是非中間反覆而不擇交友而

卒以是取禍申應鉉以進潑而漫相厚漫日志及潑壽背戚丁

申遂絶交獄事出申適任々實潑毋諭近邑生理艱併傾讞

之喧謗大起申曰潑浩之惡已絶漫之交未斷吾之所以用

漫毋也成渾聞而稱善

李潑文學辭名實是後輩領袖癸未以後便作邪論之主[illegible]

學禁之策身自為之其心術之邪僻無分於汝立恃以黨誰之

獄情實未著一種議論哀憐不已洪汝諄金宇顒善寬則鄭[illegible]

而終不敢請伸丁未韓浩壽始敢請伸 宣廟嚴責庚戌三司

請伸潑壽光海亦復作之至甲子請伸鄭澈時頤相李元翼甚議

白惟讓壽光請伸雷 上命勿伸惟讓而只伸李潑鱛 西

金應南字仲龍洪可臣子潔皆娶李浩女可臣命億皆上書請
雖倖免其禍及也時金相杜元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救命龍為
之故士論不咎金相咎而李相
沈憬字仲隆 號之瀰智謙蔡 子官教官 兄弟善長其無收骸者為棺斂
而葬之當路構以為罪竄星寧壬辰得釋光海朝官教官 縣軒

白惟讓

白惟讓字 水原人官副學提慈詳愷悌貌如玉人至於分
別邪正論議直剛不以為屈名重一時所與游皆賢師
初白仁傑自乙巳禍作久在罪廢中有女子無與為婚聞其侄
惟讓曰吾與以義寧監為婿惟讓曰義寧宗室孽也其母殺
叔毋皆肅然節而拜之一女願勿婚仁傑不聽竟以為婿既婿甚
妻以惟讓言皆義寧義寧由此與惟讓有隙生子春英退鄉當

藏

云云 己丑月錄 丙申照鏡錄 [illegible]反獄起與其舅白惟咸敬出無限之說

惟讓子振民受刑與其徒十餘人聚謀曰海西可合西人相半

其地多李珥弟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楧朝夕入來云云則吾輩

當抗章訟寃擬以柳永謹為疏頭及聞汝立自殺驚駭而撤踏

鞫供曰父所不知子何知之有罪無罪證在蒼天覆巢之下卵

豈獨全不必再鞫刑速死識因殞杖下 日月錄 與民亦死杖下

惟讓死後子振民與在楊州侍墓鄭澈遣白惟咸李春英使

內官李夢昊密啓曰吾三等去處外議以為白振民兄弟詳知

庚寅七月十二日[illegible]供曰父所不知云云在獄中製詭歎

自明疏[illegible]不自書竟未果於九月十二日死 己丑錄

白惟讓曰父子所死於杖 杖斃早知當[illegible]與鄭澈同[illegible]來治

其英惟誠往見其並治之出於亞誠非門之對曰今是家門孽
属其也然則汝何猶不見我也窮鄉賤物未及見謁惟誠嘱曰
雲翼以逆賊治袁杖殺錄卌一
曰惟讓四子曰振民與民得民皆有才譽李壽民娶汝立兄汝
興之女獄起汝立弟汝復亦逮鞫庭獄其奴白石持蒼獄之資
汤徨市街被捉於捕廳訊問之告曰白希奉子云者從我來云
按獄之臣入啓曰必是希讓白惟讓之子壽民也遂拿鞫死於
杖下錄己丑
搜汝立文書得惟讓書數度一曰吾之子即君之子一曰鄭徹
誤國小人云 上見書震怒拿問惟讓供曰臣之子壽民愚騃
不學而適與汝立家連脅故果令受學於汝立其曰吾之子君
之子者此古人易子而教之之意也豈有一毫他意俞配富寧

初授慶州叅奉不就陞除主簿守令都事佐郎皆不起家計屢空或勸同力築浦堰强之不許曰貧富天也此非吾分內事身無完衣出入借着不以爲意 行狀

除司畜拜僉即還盧守慎留之不因致書曰固執之病大矣公復曰通之害亦不少矣 行狀

公壁立千仞秋霜烈日胷次灑落玉壺氷月望之有若神仙其爲氣像風節堪與南冥相伯仲 掛一錄

晋州有一畒田弟餘慶娶妻晋州故往依於弟家前有大池餘慶網取其大如盤來慶不忍食至於數年入問其故乃家貧不能供甘旨老母已逝故不忍食也 掛一錄

號守愚又號三峯有孝行爲石榻旌父母 [illegible]記聞

見士論多汲名利是學不欲近朝帝再授不赴在京時與成渾

有舊渾自坡山入城公待勞甚聞其沈義謙交密不復往李珥

初登朝入宮謂古人復出公獨言其不然 行狀

閔純曰孝元饑寒入骨猶泰然胸襟灑落常樂易非堅質讀

者不能也此可謂的論耶

萬曆癸酉命薦卓行之士崔永慶拜六品官永慶曾從曺植游

清介絶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就事親甚孝頭髮須疎以哀遂毀

貧寠家在城中不事交游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稱固執之士而

已安敏學放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

不知今乃相識盍往見之渾入城委造叩門良久有赤脚小婢

出應。入則蒿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門

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態塵渾甚悅語于白仁傑。

曰語掛一漏日于李珥吾見某人還忽覺清風滿袖自是名播士林間漸

何以發此言徹曰以彼客俛偃卧竹林間嘲弄時事足以得虛
名矣雜拾一
李恒福嘗曰按獄時覲諸人對理之狀莫不遑遑失措而柳慶
則蕭蕭揚揚於縲絏之間若在自家房室中神色自若言語不紊有
似平居待賓者然氣魄有大過人者石室語錄白沙清陰問答
公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威使人望之可畏李恒福嘖
嘖曰困阨因得見巨人左相金命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絏之中
凜然使人起敬云記
在獄日必面閱逆家人亦被逮同係人奴若失辭旧曰禍且不測
請指教公曰渠當自爲我何與焉終不近委官欲因奴誣辭以
及公汝火鞫甚酷奴終無亂辭委官鞫逆家奴曰有崔三峰者
往來爾家耶奴曰嘗見之矣其人有二毛記言稱公白髮與此相左乃以公

三易衣置群囚間使奴認之終不得公嘗因李菽見逆賊面目
後借友人簡尾相間至是其書下鞫廳問事李御恒福悲公意
了辯之起疑於外曰崔某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死乎公方省
覺置辟以實不加一杖李之力也特命放出寓人家成渾令其
子文濬賫米來曰可為還鄉路資仍言何故見疾於人至此公
答曰見疾於為躬爾習且憂府請更鞫逮囚委官令獄卒捽曳
困辱備極行狀

再因供曰李珥名重士林一時年少攀為仕進之路交口稱譽
於臣臣而笑不答以此為詆毀李珥衆謗朋興此臣之得禍也
料粹

庚寅春成渾語正言黃慎曰永慶居家孝友且有氣節雖多病
痛長處可尚近有飛語極為無理或有發言者切可不雷同也

其後諫院果有請削之論眞以為永慶負重名於一道令以飛
語罪之不可司 諫柳根曰然諸葛亮首用許靖以收蜀中人心
虛名亦不可不顧云論遂止 辛丑大憲黃愼論 是夏金汝吻自南中來
欲上疏以證永慶之為三峯成渾曰永慶雖有病痛豈有不識
君臣之義乎汝吻曰先生能保其無他乎遂止 牛溪年譜 在波山聞
其係獄致書鄭澈事力為救解澈答曰來云以清修者命救解
一欵非徒事不諧笑事體亦恐未安云云 聞其出獄遣子
文濬致辭慰問曰吾輩同受大義未絕恩欸未死前一見而今
不可望云永慶欲然謝曰余亦欲更見若翁而死何可得也及
聞其再係而死送米賻襄其澈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歎此人
晩節放倒又不能守其本分然要為高亢之士既無情犯則朝
廷容而置之可也臺諫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何以服人

心乎可惜 隨書 西

栗谷門人朴汝龍謂崔失身致敗而牛溪待之或過當以書來質牛溪答曰此君初非俗士清修高節有遠俗不屑之韻雖有趨向之殊而與我交道未絕所以令我問之及其晩年哭子泥酒麵糵囚係之日但存形骸顚倒錯亂殆不足責其所爲但以舊情遇遣問而已 隨書 西

壬辰柳成龍與鄭澈相見於安州澈問曰人言公亦謂余挾憾殺崔永慶宵之乎成龍笑曰其時見形跡近似故嘗有是言矣

澈隱然 寄齋雜記

己丑之獄崔永慶最爲冤死故右永慶者怨鄭澈謂之構殺然澈爲委官嘗屢救永慶其無構殺之跡有不可掩者故乃以偽爲救解陰嗾猶陷爲澈之罪及之仁弘則又以此說殺之[illegible]哉

以致禍亂曰後漢名節至於末年有貴己賤人之弊積此不已
其弊必至於虛浮入老莊又曰建安後中州士大夫知只有曹
氏不知其漢室至於晉宋人物則雖曰尚清高然箇箇要官職
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介清之前日條疑者還甚
若未釋心有所悅因著論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之弊而歎其不
知從事乎聖賢之學循序乎禮義之規足能非詐朝廷臧否人
物而見事不明時措失當以至於身敗而功類傾亡人國而不
自知其為非也故因著以為說

節義清談說曰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尚猶可以激頹起
懦晉宋清談視之謀利則其氣崖亦足以矯情鎮物其未知從
事於聖門而不循義理之安狀意氣之發以至於亡人之國
而不自知其為非也則亦無補於世教也較然矣蓋節義底人

則一也介清則於湖南人中尤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義自任
而困偶然一篇之著論以至於滅身且德潤輩千里罷逐而羅
叩閽訴冤也西崖集請伸雪啓
一番適入間事上常規數句尊稱書辭中例談云者 宣廟罪
介清以此
愚得賴延纔一閱儘有見得處儘有說出處可見其讀書用工
之實不如是以遐鄉卑微之蹤安能登仕籍爲一時之聞人也
哉然其本出恩菴門下而恩菴被斥東人之後趨附時輩於
得其吹噓至於超陞六品則其所行可知也其與李山海書有
陶鎔奬拔超授匪據之語又謂明道先用熙豐之心得試於當
相之手云則以癸未比之熙豐豈不悖哉其不可論篤而與以
之者明矣彼雖以不負恩庵自明而其向背之著於行事者然

有不可掩者至於節義淸談之説以其先後所錄諸說及羅德
潤等疏觀之其為洪千璟章而作無疑矣蓋洪自是文人才子
豈肯屈首於訓導之繩墨哉始則嘲戲之既後遭譴之罰則啓
怒之無怪也洪章必評論　為節義故為此說
托於朱子以相排耳然朱子惟嘆節義特言其末流之弊而此
說則獨舉其末流之弊以作節義之全體淸談先毁而故之
於七人國之科可謬矣只國李固纂武後賢責備之論直以
為非節義而以群狡先起睥睨神器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
者皆為節義之罪大違朱子之旨南軒以為群狡先起睥睨神
器而未敢卽抗者一時君子之扶持。力朱子以為只知有曹氏
不知有漢室者當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令此而引非但有違
於朱子之。且與朱子南軒之論相反而乃自托於朱子之旨

極可[illegible]也且曰後世淸[illegible]亦尚[illegible]曰節義曰淸談而今[illegible]
心之蠹世道之汙日以益甚去如此而不爲之辨節義可乎夫
欲攻洪千環輩則當先明節義之實以爲節義如此爾斯能其
末流之弊非眞節義也云爾則可也今乃直以節義班之於淸
談而謂之亡人之國安能免排節義之名乎 明衡 鼎

附見諸人

李彦吉 金堤辭守 柳德粹 善山府使 尹起莘 錦 柳宗智 錦 曹大中 全羅都事

黃鍾 金憑 林扼 已上 韓百謙 申誕 柳[illegible]

辛卯時事

梁千頃獄

辛卯二月儒生梁德仁等五人上疏詆鄭澈誤國 上引見問
何事誤國對曰爲大臣沈於酒色且誤國事必多 上曰酒色

豈為誤國之計耶[illegible]宗

二十九日以[illegible]增因推為衛道特旨左相柳成龍兼吏判崔興源為吏判副學李誠中為忠清監司護軍李[illegible]壽為驪州牧使

左相鄭澈免 細月

先是柳成龍初拜相從兄鄭澈曰吾輩受國重任當任大事方今後國宮多王子而未建儲之策在於廟堂吾輩不可不力請澈曰須相從之乎以此議而吾两人為之副領相同不從乎澈曰諾乃議于領相李山海約日奔會于闕下山海不至再約又不至蓋外順朝議而內行讒間故也時金嬪有寵生信城君上奇愛山海締結金嬪兄公諒揣知上意所在至是約其公諒飲使其子底從光往公諒家[illegible]而山海[illegible]

大臣將欲赴會忽有所聞。杜門涕泣莫知其由云柔金傳誥云
親問鄭相將請建儲何識信城娶子故罔知
所為云耳公諒即通金嬪金嬪泣訴 上前曰鄭相欲殺吾母
子 上曰鄭相何故殺汝母子耶金嬪曰先請建儲然後殺之
云 上始疑之而鄭則不知後日經筵首發建儲之請 上震
怒山海再三啥啞逡縮不言成龍亦終無一言副學李誠中大
諫李海壽曰此非獨鄭澈之言臣等之所共議者也澈出見大
忤 上意松江年譜日月錄松江鄭澈建儲請後上大怒惱江辛卯特命安置江界松江以下數十人或定配竄
削罷李誠中出補忠清監司李海壽出驪州牧使
時山海箕公諒相密權歡有詩曰漢代丞相七香車轔轔夜入
金張家日月錄江上問答曰上大怒曰今吾猶在請建儲設何為乎使申砬率官奴守護信城君
閏三月初六日還府勑吏曹正郎柳拱辰素無行檢多有趨附

濁乱之事檢閱李春英爲人浮妄造言喜事自儒生出入宰相之門請罷

大司諫黃琳等以論啓之際僚議不一避嫌待罪金權啓曰方今朝著不靖人心疑懼固須鎭定保合而遽爾論列益啓騷擾[illegible]臣之所見不同故以後日議處之意答送云云諫院以退托逾權請出琳等

琳等連前啓 上曰濁乱何事宰相爲誰造何言喜何事回啓曰栱辰趨附於領敦寧鄭澈宰相即澈也春英藉外舅白惟咸之勢評論朝廷一時進退之權出於其手矣答曰依答 鄕 月

栱辰等既得諫院於是先以不即論鄭澈爲失避嫌遞以十罪四日合司啓曰鄭澈性僻多疑好同惡異汲引所好廣植私黨群聚其門日夜如市紊乱朝綱恣行胸臆威制一世莫敢誰何

至於闕中為政私招銓郎指揮注擬使之停留政事欲別外任
之同志則陰嗾言官故以微罪彈論且與宋翰弼兄弟結為者
心腹援置鄉家及其下教捕捉歸辭待罪猶且匿置之論張
論議曰 上判決之訟勅例訟官必欲改決丁巖壽等拿來時
巧生救解之計密令淹留中路不即就訊使臺諫論執弊而上
章加以縱酒荒色蕩毀名檢國人醜之罔念羞恥外假謙退貪
肆娼妓及其肝腑盡露無所自容而猶不畏戢浮薄愈甚請罷
職
舍人白惟咸締結鄭澈為其腹心主張時議擅弄朝政進退在
手威福由己攀躋顯職縱恣濁亂請罷職
上曰私招銓郎彈論外任的指某人且着顛末以啓回啓盧稷
為吏曹郎時私自招去外任則閔定命崔洙金澥矣 答曰相

職疏乞不須罷白惟咸事依啓

十六日鄭澈來依允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布諭天下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傳旨榜示朝堂并日月錄

時兩司請以澈罪按榜示朝堂承旨李恒福只奉傳旨而已臺諫以恒福爲沮格不行劾罷之黨禍將作澈爲禍首凡朝士有人望者並一切陷入設爲三竿等而有修飭者將將恒福竄黜適有救者獲免 白沙年譜

六月都政吏曹擬惟咸拔長於學官望 上震怒下教曰惟咸等明奸黨邪夫權亂政薄示譴罰於身等矣纔罷其職叙命未下乃敢隱然擬諸師儒之望試余從深其設以此輩冒濫尊丈導迪多士俾皆學其奸險之術耶問何官出言擬望乎以正郎

尹職先出言為對命同參堂上推考敎拿囚原情 上以為有
指嗾之人詐於不實則刑推更問仍命削職
於是兩司稱 上意以鄭澈爲唯惑柳根李春英之罪極其
奸凶而不即正罪引避 上答曰鄭澈之一個罪惡姑置勿論
惟其陰嗾關南之儒搆盡一代名卿士大夫之與己者悉謂之
於逆賊之黨期必殲盡而後已及其奸謀未售奸肺將露
自知其勢窮事迫又發臺諫脅制君父終得以售其志惟此一
事未之言殺戮有民逞其心之慘毒殘酷為下念之令人氣塞
啓云
大司諫李元翼執義尹昉在外掌令趙仁得尹覃茂持平[illegible]
獻納鄭光績大司憲洪汝諄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illegible]
臣尹暹等合啓曰鄭澈本以剛愎之性常懷憸邪之心乘國家

誑聚若干人充載疏章類　聖明洞燭其奸僉遞相職以示貶謫
之意為徹者當杜門省愆之不暇而日聚私黨晝夜謀議公
肆酒肉官馱□于街采游宴於江湖此果獲罪　君上退伏惕
慮之意乎至効置其職務示其罪之後惟不知戒猶作閭里
出役諸處遠竄老人無所不至或以削黜勳籍挑功臣其他
極凶極惡耳不可聞口不可道之說爭相煽動將危國家無窮
之禍罔測之罪可勝言哉請削職遠竄以為植黨專權脅君擅
國者之戒白惟咸柳萇辰李春英壽交相朋比濁亂朝政請並
僉遠竄　答曰依啓
徹配明川餘配西道　上以徹大臣僉務晉升
諫官啓曰惟咸壽庭配時敢生營救之計或西或南擇其便近
屏四裔禦魑魅之意為如是乎請罷禁府堂郎於是改惟咸覆

舉措展慶源春燕三水
二十五日兩司合啓鄭澈罪惡靡有紀極而苟非黨比爲之助
張贊勢則澈無所售其奸右贊成尹根壽性本輕儇加以險邪
自少交結戚里當澈之擅國用事奔走其門有同奴隷陰謀詭
計晝夜共議且與白惟咸結爲婚媾益固朋比之勢判中樞洪
聖民外飾儒名內實陰兇初秉銓柄擅逞兇謀爲網打士林擬
之計及爲憝長百計構捏託於翻獄之說或陷相臣於不測之
地平日所經營莫非助成奸兇之勢擠陷異己之說 聖明洞
燭出按南服常懷怨懟凡百機務亦不經意及以勳盟上來澈
極力圖留遷延不發驪州牧使李海壽賦邪奔同其清議常
懷怨懟怏怏不已鄭澈得志之後聲勢相依以助邪黨爲陷
業以派列私黨爲意務以謀害相臣日夜經營狂悖已甚

於公卿之門逼探可否為正論所折終不得逞襄陽府使張雲翼本以浮薄之人性且陰險奔走權門如醉如狂為澈鷹犬恣行唆囑此四人等為澈羽翼請並削奪官爵 答曰依啓尹根壽元澂只可罷職

又所啓鄭澈之罪大惡極國人之所共憤禁府之配明川已為可駭曰 上移配南方便近之地距本家數日程其黨與私黨交相往來謀議有不可測請改配兩界又論尹根壽罪狀請削職依允

七月又因臺啓竄聖民于富寧海壽鍾城雲翼穩城

改配鄭澈于江界

初鄭彥信之謫甲山也府使申尚節待之頗厚御史白惟咸廉得其私書以責之欲并陷鄭未果人多言鄭澈意也及澈竄江

界府使趙璞亦爲[illegible]爲臺諫論之爆下吏人以爲新[illegible]之舉
東西之禍至此酷矣鄒衍單
七月初二日兩司合啓兵判黄廷彧猜險貪饕汎濫鄙陋不可
勝言自托國婚之後益甚人或警之必忿然曰不過失兵判耳
勳府尚存右承旨黄赫自火無賴不肖人類自言鄭澈雖失勢
我則托婚於國山海成龍早晚可圖不患澈之不復入此又奸
朋奸黨邪堂堂國家下婚無行之家淨戶判尹斗壽構陷翦
羅織無辜無非此人所指畫左承旨柳根時政錄柳根作尹根壽護去就惟
視冷炎雖澈之奸疑其反側而不信根乃鼠附鼠伏方在表中
昏夜伺隙黄海監司李山甫締結權奸合爲一人司成李洽趨
附諂媚無所不至人或有言則攘臂大言小人之名吾自當之
兵曹正郎任鉉一從指嗾謀陷大臣禮曹正郎金瓚[illegible]論朋比

也護私黨高山縣監黃璵托為名流之說誣陷大臣使其計得
行則必至空國而後已不其禍外[illegible]慎怒司果具[illegible]秘跡出
浚遣為無根不道之言請並罷職　答曰風聞之言不無失實
在門乃元勳黃赫豈如是乎尹斗壽[illegible]見[illegible]有才猜柳根之讒
士余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李山甫已下依啓銅月
尹斗壽之方被劾與根壽同出城待命適過李元翼之門李相
答斗壽欲歷見根壽止之曰彼方主張時論朝夕[illegible]風音不可奇
斗壽曰舊情不可忍從且迫於群議豈得無情者乎朝夕遂詣
不可不叙別遂逕還為東人排論者方滿座聞之大駭遂入房
中斗壽見元翼寒暄移時略不及時事告別而返元翼大目慚
色同上
臺諫又論黃廷彧等四人至此金安老三點三人之引紹聖之

事　答曰兵判多有施措盡職之事元無可言之人有何不足
而肆行侮辱乎黃赫火時雖或有放淫花柳之習不足深咎既
臺官鄭等語風聞失實丑斗壽誠可用也柳根受躁不過一詩
人余嘗愛其才大槩去惡已去餘黨綿綿自懶鑒爾人陽漸收用
務令鎮定未為不可不允兩司必欲去斗壽赫等遞啓再請上
壽赫遠竄黃赫得罪朝廷國婚不可下行於行同狗彘之家請
改定　答曰婚事誣矣不可失信況千乘之主乎斗壽竟竄秋
黃赫削職日月錄

是歲春斗壽因請奔問倭情從臣金應南之回　上嘉斗壽
先是特分叙遞臺諫請勿叙　上命移配延安日月錄

八月初八日又啓前之議朴衡淑引倭邪布滿朝廷請削忠
鹽司尊誠中立類中人進開諸謀誤舍人異姓佛好生說異之

議增持公論憲鑴鄭澈尤請罷 答朴漸李誠中依啓爲惟傳

李兪人言出於賊掘賊札者非此一人近十年徘徊於外頃者

一再入侍爲人甚陰險不可只罷削奪官爵 上同李誠中爲副學時上劄論退備

事納之 甲出

七月初五日又啓嚴壽壽拿來時基諫權奸指蹤論執不可

請並罷係啓大憲崔滉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持平申磼

爲佐正言大諫李增司諫吳億齡獻納白惟咸俞大進正言姜燦

李洽也

七月十七日傳曰奸臣鄭澈所搆陷排斥者亦有其人光狀敍

擢用 日月時改難錄

七月二十日禁府都事李台壽到順安馳啓鄭澈病重不能趲

程押去 傳曰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徽任意自行徘徊

曾連拿鞫道他都事押去鄭澈賦性倭猾好無疑到配所交通
雜人未知作何罪狀嚴加圍籬可也同上

大諫李德馨避嫌略曰近日言論方請好黨之罪而小臣妻父
李山海之名連出於彈章隨參論列亦有所碍請遞不允同上

九月臺諫洪汝諄啓崔永慶為吉三峰之說不過鄭澈陰囑累
千頃兄弟及姜海壽使之做出而構之請拿問千頃壽俊允拿
因嚴刑千頃引任禮臣壽十餘人獄官不問仍鞫千頃以輸情
為限千頃妻從兄奇壽曾謂千頃曰殺人之律當分首從為首
者獨死而從者例減死此事必引鄭澈然後可生矣千頃遂
引鄭澈乃得減死決杖定配並死於決杖之下 細月

姜涀改名海之衣帶疏曰謹服臣姜涀臣於洛中偶然傳聞傳說次
金克家克家傳說於應麒本非臣所使若以傳說之罪定罪則

二十七日正言朴東說避嫌啓畧其時自上下永慶[illegible]
詩徵對以癸甲兩年流傳之詩且永慶不能詩非永慶所為
上曰永慶何如人徵對以居家孝友又尹斗壽新為都憲徵啓
書曰年少輩為此論須力遏之若以乘機搆陷罪之無乃冤乎
云〻答〻曰予未知此事亦未知其人所為但永慶為毒物所
害明矣予今放之而竟不得免焉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
天地間其冤極矣噫予獨為當退之人也故欲伸其冤於今在
之時百年[illegible]故見無[illegible]色矣若其是非自有公論雖將一人
手掩得天下目如予昏迷之如坐針氈上何能知之
八月諫李墍司諫李尚毅獻納崔瓘等避嫌啓曰鄭澈剛愎忌
若猜嫉是事非陷異己睚眦必報嘗恨崔永慶作言其奸狀袂
構陷[illegible]逆黨之魁作出無形之說遂成其獄及其非冤無

形自 上特命放釋則陰嗾言官更生罪目竟死獄中臣等欲
論澈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有異議以致公論不張云
云 答曰自流謫卿等何必辭府啓請李暨李尚毅 崔瓘
出仕東說遞差
大憲金瓚守執義李時光掌令沈河源奇自獻持平朴承宗等
諫院合啓請追奪鄭澈官爵副學金玏等劄論連日不已
一月憲府啓崔永慶常以鄭澈爲稟性小人澈心常銜之做出
無形之言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峯三終曰崔三峯是永慶
處隔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爲言雖祖提繪百世之
誣陷羅成走肖之讖亦不如是陰嗾鄭曄等鼓還私說沮止公
論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 答曰鄭澈論之恐傷口置之
可也

玉堂鄭曄兩司尹昉申欽李慶涵李時發申慶晉李睟光趙翼等並異見遞

十一月日兩司合啓依啓傳曰故領敦寧府事鄭澈以蝎之毒挾懷鬼蜮之謀發氣所鍾惟以傷人害物爲事傾側邪變入秉軸權專國家之禍以爲一己逞憾之地廣置爪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疏章親自指揮打盡異己凡以睚眦被擠害者不知紀極姑以著者言之崔永慶丕一林下士無異世寡而得其平生疾惡如仇常以澈爲索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樞府會議之日倡說嶺南有五六人黨逆者意指永慶數起大獄因以盡陷一道之人道有引之之者急勍不行澈乃曰遣遣臣于嶺南御史具宬使之且向其中經有永慶善家欲殺其言以成構陷之謀而其家不爲誣訴奉使之人亦不能澈意又其

其黨造作飛語一則曰吉三峰二則曰峯崔三而終曰是永慶
也自倡自和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飽聞然後方始起
獄自上察其寃枉特命放釋而又唆臺諫請鞫至於鼇山遍道
越境相從爲言其言之陰譎如此徹又於裀中乘醉以刀擬頭
曰永慶於吾敢如此其處心積慮欲爲擬讒之計渠亦自不快
掩覆也百般羅織竟致庚死雖祖珽續百年之讒南袞[illegible]貞
之讒亦不如是之陰慘其恣行胸臆傾危賊害之狀昭然甚明
有目皆見有口惟念好惡出入人罪雖出於賊口於徹意皆言
而好則必爲之申解如南彥經之類是也雖不識[illegible]
所惡則橫被口語以死崔永慶之徒是也至於[illegible]
議曰憤則爲曰　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illegible]
於上其爲用心可謂巧且慘矣云云

吉雲節獄 撫安敎文 芝峯說

三十四年辛丑六月初善山人故直講蘋海之子德俞即汝立三寸侄己丑蒙恩安置濟州至是善山人吉雲節潛入濟州與德俞密謀不軌為德俞妻所○雲節遂先發告牧使趙徵拿送德俞于京斬之兵使安衛前水使金億秋等辭連被逮竝[illegible]御史于濟州撫安民居雲節以先告蒙赦其後以恩典不加嶺悵望還因處斬雲節頭有三角見名三峯必是吉三峯云 日月錄

己丑黨籍仲雪 鄭介清祠宇附

辛卯九月姜海梁千頃獄後副學金誠一請雪崔永慶冤死命議大臣復職 己丑錄 鄭澈竄江界 詳見上

癸巳還都聞永慶妻子飢餓將死命該司給料賑恤十二月澈澈卒

甲午因權愉疏賜永慶大司憲疏 見上

辛丑文昇甫亞後兩司請治永慶再鞫時堂與仍大王崔

洪宇寿疏請伸鄭介清李潑李洁柳夢井曹大中等不允 詳下鄭

仁弘用事

丁未韓皓寿請伸李潑寿之冤 見上李潑下

光海己酉冬金祐成羅德潤崔洪宇寿請李潑李洁鄭介清復

爵 曹已復還爵 柳夢中大中伸雪不從後又以德潤為疏頭再[illegible]

而疏中專攻鄭澈謂之權奸至舉澈之子宗溟戲敗伸冤之事

本道公論百計攻之云 日月錄

自己酉始發三司啓請李潑李洁白惟讓鄭介清伸冤并以公

三年之內不敢輕議為答故停啓至庚戌二月附廟後三司並

發連日論啓至五月領議大臣大臣收議遂遣因逆變有大[illegible]

不得更啓已別錄

仁祖甲子請伸鄭澈時領相李元翼議曰惟讓壽並請伸雪

上命勿伸惟讓而只伸李潑

鄭介清癸亥反正後追復官爵建祠宇於務安 孝宗丁酉宋

浚吉啓請毁之本邑焚其位版撤其寸尾作馬廐 肅宗乙卯

道內幼學羅績等上疏訟寃

初 孝宗戊戌尹善道疏云云 應教李端相疏介清伸理只

伸其非預逆賊也背師友衆觀審逆魁之狀則有難自掩雖孝

子慈孫安可誣也 肅宗三月丁巳右議政許穆啓請復祠毁已 戊午四月賜額紫山書院庚申撤復毁己巳

上特命弘文館體進愚得錄辛未復建紫山書院甲戌 毁額之議起而還寢壬午李曉成啓請毁撤六月毁

答幼學安緻儒等疏曰已令該曹稟處 [illegible]善徽

而況介清之人品其高下文行有無姑置若乃一鄉之尸而祝之

庚申湖儒柳景瑞等疏請毁祠且治吳相玉楊學泰[illegible]

上之罪全羅監司狀啓有日始令黜去者 仁肅兩朝之[illegible]

建請復設者賊鷹輩群奸邪論云云大臣收議復令毁鄭介清

郭詩全彭齡等祠院羅績安徽儒吳相玉楊學泰科罷 記朝報

肅宗戊戌前工曹參議尹善道上疏略曰嚮者鄭介清之事臣

非詳言只言政院終不上達其子孫之疏壅蔽言路之非矣而

邇有群起而吹之 令復詳言則其為紛擾必十倍於前日 苟欲

殺臣己後而抑恐 殿下亦以臣為支離矣然臣之愚意則以

為鄭介清之事有關於國是非細不可不明辨也臣知其然而

不言則其負我 殿下之罪殆有甚於彼輩之有所操者游辭

巧飾欺罔 聖聰也是以臣一不敢避[illegible]之誅而敢[illegible]

之說於介繼釋逐條攻破為其言曲曲有理節節有證來[illegible]

目之同則彼此真偽曲直何難知也然昔人以斷輪而諭桓公
以椎馬而諭蒼民 殿下苟能覺悟於此而以三隅反則齊威
王之治阿即墨而群臣讋服莫敢飾詐國中大治者不難致也
殿下苟能覺悟於此而已一識百則周文王之王赫斯怒而安
天下之民率爲周氓者亦可及也然則臣之此言不獨爲鄭介
清而發者蓋亦明矣噫介清見嫉宵人酷被蜮沙橫罹於己丑
之獄幸得伸雪已至三十六載而到今攜譏有倍己丑者何也
介清薰陶 列聖之培養沐浴 列聖之清化挺起草萊篤學
力行識透業遂爲世所推非徒士林之師宗爲鄉黨 聖主
簪紳非一非再則決非凡人也凡人無辜橫加惡名亦足動矣
故賤匹叩心六月飛霜庶女呼天三年枯旱況至行在身者乎
所重之人而重累之冤纔雪後世之誣益酷則是明時之所當

然者耶所不奇就者耶所必明辨者耶所不必明辨者耶臣聞
介清本貫為嶺南鐵城人也介清六代祖可功擢太以令同正
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役於官令之所謂鄉吏是也其後免役
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也謂之官屬則不亦冤乎
官屬卽官奴之稱也官奴賤隸也我國鄉吏 子孫則為鄉黨
相赫世冠冕者不可勝計奴之與吏等級固天淵矣況書院之
當建與否只當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其人之世系而上年建
臣與浚吉登對時首言介清務安官屬也此非言於誣罔似非
君子之辭氣也實為務安官奴則是隱慝者也而其罪大矣己
丑構獄時委官鄭澈同福蹤儒丁巖壽羅州士人洪千璟等以
無為有羅織成獄可謂羅織之時尚不辨此而添一罪乎業如
何千八之後今乃有此言也其言之非真而實出於構捏者不

難知也況李端相國與浚吉最相親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欲搆鄭介清之計必講之熟矣定之久矣而李端相之疏即曰
鄭介清羅州鄉吏之孫也二人之言何若是之不同也此兩人
之真無所知定見而徒事搆虛揑無灼然可知也柳端相初與
浚吉同肆定論而後聞子孫呼冤士林公論亦有不可抑勒而
使之承獄者悲 聖明覺悟而以為非故不得已以實言之而
不背其與浚吉異同而終為賣浚吉手啟相臣朴淳生本生而
年至三十一登甲歲庭試壯元甲子田直提學陞孫青乙丑科
大司憲戊辰為私判庚午為吏判壬午入相介清己丑生朴淳
不過年長於介清十六歲也介清以肩隨之年豈有定為師生受
學之理哉雖欲受學而朴淳年未三十豈有誨人之理也而況
其三十年以後則長在名宦居京介清居鄉朴淳雖欲教介清介

追

所錄敍學在朴淳其可得乎介清私稿愚慕錄中載抵朴淳書數
篇而其題目或云與思菴書或云上思菴書云云頭辭多稱後生
某或只稱某而不稱門生據此則其不爲師生明矣宋浚吉答
對時誦金長生之言曰鄭介清於朴淳有師生之分而及朴淳
罷退後反附托攻作朴淳者又曰金長生公會聞與鄭介清相
語曰知朴相居介清答曰聞其家多儲書籍往來看考云此則
以背師爲介清之罪案而介清之於朴淳本非師生顯有證據
明白無疑其所以欲加背師之罪而勒爲師生之說明矣而亦
未免同歸於誣罔也李端相之[illegible]蹟曰朴淳嘉其舊志稱與稷
羅州教授嘗爲朴淳門下人介清之爲朴淳所教育擧世之所
知云其以下曰背師反覆云細看端相之言則其意蓋以詹[illegible]
羅州教授之言因作爲朴淳門下人之說以朴淳門下人之言

因作為朴淳所教育之說其傅會苟且之意可掬於文字之間
而其必欲以背師為其罪而巧作此語斷可知也至於四學儒
生之疏則介清本以羅州鄉吏之孫讀書甚勤能通文義籍
臣朴淳愛其才華館置于家顧待備周勸之以儒家之書勤〻
教誨者至於十年之久自此介清文詞日進儀觀頓異於平昔
云瑞相之言比浚吉之言則既多敷衍增益學疏之言敷衍
增益而瑞相又措捉其所以隨意造言若无顧忌而細而苟之
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者正謂此也况以門生反其師乃為
為士者之大罪棄介清實為朴淳之門生終背朴淳則己非
羅織之時豈不以此添作一罪案而今始提起也其言之詐同
此亦明證也但介清與朴淳同鄉朴淳細知介清學行甚之相
善 宣廟嘗憂兵亂之兆一日於 榻前謂曰苟有倭亂誰可

爲元師者朴淳以大臣對曰以臣愚見鄭介淸可謂入道都元
師矣臣其觀爲人不趣學行其人物才智雖有出其右者云此
語載於朴淳曰記云矣然介淸羅州敎授非朴淳之所薦從也
壬午年間柳夢井倅羅州其時介淸門生羅州士人羅德峻德
潤等講書齋于大安祠以爲藏修之所一日德峻等設鄕飮酒之
礼奉介淸爲尊賓柳夢井聞而往觀之美其礼容之盛而歎之
曰古禮之行乃見於今日豈非盛事也此州乃人才之府庫而
挾無詞章須得先生可以變化士風遂封疏上聞除介淸爲州
訓導介淸再三辭之猶未見許不獲已强起赴任儼古人師弟
之禮而施敎自小學及呂氏鄕約聖經賢傳以至聖理大全心
經近思錄間以家禮儀礼々記書講々敎導行之歲餘其儒
禮義之風一長於鄕黨之間而一時文人才子以詞華自高者

環聚而嘲戲之有校生洪千璟者自詒文翰一不入校介淸告于收伯施以楚罰遂致含憤而介淸不以介意未幾柳暨見遞去介淸亦辭歸于家安東金誠一來代陞身以礼執請介淸願繼其職介淸牢辭不至此事始末尙在介淸家秉朴淳爲教授之說亦誣也然介淸與朴淳交通終始不替其義理問答吟味閒酬唱皆在介淸私稿中今之所謂背朴淳而附於作朴淳者其亦誣矣且介淸既與朴淳親切如此當今師生與否相問之際彼既不問師生與否則師生與否固不當辨矣而似態言與朴淳交通特厚之說矣豈但曰欽考文字往來而已且將謂問答之言無乃沒其詳著其略歟爲介淸之罪歟抑亦而傳語之間失其詳而記其略歟是又不可知者也然既非師生則雖曰爲借看文字往來其言何害於義乎介淸家世貧賤自

以固窮山林一室自守專心致意於學問不事交游一時名卿
薦辟不一而介清潛心隱遯不求聞達萬曆丁丑　宣廟朝特
旨除北部參奉庚辰除延恩殿參奉甲申除司饔院參奉乙酉除
昭格署參奉並皆肅謝即還是歲又除校正郎廳從仕十餘日
丙戌又除童蒙教官肅謝即還丁亥除典牲主簿肅謝後上疏
陳明道德亦大本之說　宣廟備忘記曰觀此疏章得聞至論
良用嘉焉前日亦曾疏陳前後眷眷之忠尤為可嘉予雖不敏
當加體察鄭介清可陞敍曾聞有老親不得供職云除近邑守
令除授仍除谷城縣監黽勉赴任而老父在家邑養久曠以閑
月而遞故蓋其時守拙喜靜行世絕少其不為歷抵各流[illegible]尋
往還推此可知也與逆賊鄭汝立雖在同道相距三日程而志氣
不類出處殊跡初無相見之路　校正廳從仕之時適與汝立公